

【盟盟视点】

# 胡歌谈出演《生命树》： 诠释多杰的过程是一场双向奔赴

●盟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主任、演员 胡歌

刚接到《生命树》剧本的时候，打动我的不仅是多杰这个人物的坚毅与悲壮，更是故事背后这片土地的真实分量。我想到了自己十几年前在长江源沱沱河边，第一次触摸到冰川融水时的震撼，喝着长江水长大的我真真正正理解了“源头”二字的意义。也正是这份与自然的联结，让我与巡山队长多杰的灵魂从一开始就紧紧相拥。

作为演员，我们常说“角色即镜子”，但诠释多杰的过程对我而言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过去10多年，我以志愿者的身份，跟随着杨欣创立的公益组织“绿色江河”一起守护斑头雁，在青藏公路沿线捡拾垃圾，和牧民一起晒牛粪、测雪线，甚至为了在野外解手后该不该把纸带走，和同伴们较真。这些经历不是表演素材，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命体验。

2019年，我和志愿者们到了位于治多县的长江第一大峡谷烟瘴挂。我远远看到了河对岸的山坡上，有一只小雪豹紧紧依偎着它的妈妈。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想起了刚过世的母亲，也开始理解什么叫作生命共同体。自然界的母爱和人类的母爱本质上是相通的。

我也曾在年保玉则冰川脚下听到过一句这样的藏族谚语：“没有冰川就没有河流，没有河流就没有草原，没有草原就没有牛羊，没有牛羊就没有人。”这是人与自然最朴素的共生法则，也成为我诠释多杰的核心支点。他不是悬浮的英雄，而只是一个读懂了这个法则、甘愿用一生去守护的普通人。我也能理解多杰为何能在弹尽粮绝时仍不退让，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我确实感受到了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责任。

李雪导演在采访中说过：“环保的本质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不做什么。”不去打扰，就是最好的保护。我们的好奇，我们的镜头，哪怕是带着善意的，对于那里栖息的生灵而言，都可能是一种入侵。真正的守护，有时候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懂得不做什么。《生命树》的整个创作过程都秉持着这份对自然的敬畏。创作团队用了差不多6年的时间完成了文本，又用188天在高原实景拍摄，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用最真实的肌理去还原那些守护者的困境与坚守。在海拔4000多米的片场，说实话，每说一句台词都要大口喘气，每一次奔



▲《生命树》剧照

跑都会用尽全力。有人问我苦不苦，我说苦。但当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有后勤保障的时候，我们真的苦吗？想想30年前的巡山队员们，在装备简陋甚至没有像样的武器的情况下，用血肉之躯拦在盗猎者的枪口前，那才是真正的以命相搏。

《生命树》播出后，我看到了许多观众的热烈反馈，我深受鼓舞。有些记忆需要被铭刻，有些精神需要被传承。就像索南达杰家里的那棵树，在海拔近4200米的地方依然枝繁叶茂。制片人于煜说：“树是有根的，精神也是有根的。”

这部剧就是要在更多人的心中种下这样一棵“生命树”，它代表的对自然、对环境、对所有生命的敬畏。真正的“生命树”不是生长在荒原的某一处，而是扎根在每一个守护

者的信念里，在代代传承中生生不息。我希望通过多杰，让更多人看见那些还在高原上默默坚守的巡山队员。我希望能用自己微薄的影响力，让环保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而是走入大众生活的日常态度。

拍摄期间，我还参与了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生命树》纪录片的录制，我幸运地看到了银河横跨天际，仿佛能听见宇宙的呼吸。那一刻，浩瀚星空似乎在告诉我，人类之于自然，不过是沧海一粟。

我们创作《生命树》，不是为了歌颂人类的伟大，而是为了表达人类的谦卑。这份谦卑是对自然法则的敬畏，是对万物生命的尊重，也是我们作为影视创作者应该传递给时代的核心价值之一。（作者系盟盟上海戏剧学院委员会盟盟）

## 人生随笔

# 一饭一友一乡愁

●《核能技术及应用》编辑部主任 郑楚瑶

清明的风拂过，归乡的心绪便如藤蔓，悄然缠绕心间。每到这个时节，我总要回一趟家乡——湖北麻城，祭奠逝去的亲人，缅怀远去的故人。人到中年，情怀总在回忆与现实之间萦绕。往事醇厚悠长，故土日日焕新颜，那些藏在年华里的真挚情谊，与家乡蒸蒸日上、光影交织在一起，化作心底最柔软的慰藉。

在家乡的街巷里漫步，目光所及，尽是流年旧影。走过步行街，朱红墙面、青砖基座的鼓楼静静矗立，只是对面的大礼堂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雅致的居民小区。粮食局大院内那栋筒楼的职工宿舍还保留着当年的模样，宋家湾那条熙熙攘攘的小巷，已改名叫了肉糕巷。

光阴荏苒，风物如故，不经意间就想起了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的青涩年华。初入社会，孤身一人在小城打拼，生活简单却也安稳。我所在的单位与审计局相距不远，因与局里的兄弟们十分投缘，往来渐多，便常常被他们热情邀约，一同去食堂吃饭。

那时的审计局食堂，就设在大礼堂后面老政府院内的一栋古色古香的楼宇里。平日里古楼庄重静谧。一到饭点，食堂里便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热闹着老建筑的沉静，让人心里格外踏实。食堂本不对外，我却有了难得的例外。每到开饭时分，总有兄弟笑着喊我一同过去。那时候工资并不宽裕，偶尔周转不便，他们便让我先挂账，饭后在账本上轻轻画个圈，等到月底再一并结清。那一个个小小的圆圈，圈住的从不是几顿饭钱，而是沉甸甸的信任，是我人生起步时最珍贵的归属感，是照亮那段平淡生活里的一束暖光。

食堂的夏师傅厨艺精湛，为人豪爽热忱，自家开着鱼塘，闲暇时便常邀我们前去

垂钓。当年局里最年轻的田田兄弟，儒雅俊朗，谈吐生风，往人群中一站，便满室生春。局里还有一位朋友，长相英俊，眉眼身形颇有几分演员黄晓明的风采，当年算得上我们圈子里的“颜值担当”。一晃眼，我与他已近15年未见。今年春节，他辗转托朋友问到我的号码，特意打来问候。电话接通，他只说一句“喂，是我”，我便立刻听出了熟悉的声音，禁不住开怀大笑。

那时我在单位有一套小小的居室，屋子不大，却成了一帮老友欢聚的小天地。大家经常自备食材，炒些萝卜白菜，煎几块金黄豆腐，手头宽裕时，再添上两条新鲜鲫鱼。酒是老米酒，菜是大锅炖，无甚珍馐，但众人围炉畅谈，论文叙心，简单却热闹，清贫也自在。年华更迭，前尘未曾远去，一踏上故土，当年的一饭一茶、一言一笑，便齐齐涌上心头。

又是一年清明，阳光正好。原野上，蜂飞蝶舞，油菜花开，满目明媚春光。祭扫之余，回望祖辈生活过的这片沃土，心中思念与欣慰交织。抬眼望去，家乡早已今非昔比，让人由衷感到自豪。

这些年，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与耕耘，家乡的城乡面貌欣欣向荣。而今，飞驰的高铁从千年古塔柏子塔旁呼啸而过，春秋柏举古战场早已化作长歌一曲，火车站改造主体工程正如如火如荼书写着城市新篇。龟峰山十万亩杜鹃花开如海，成功跻身国家5A级景区；承载着“湖广填四川”历史根脉的孝感公园已然落成；福田白鹤作为杭白菊重要源头，早已走出家乡、香飘全国。

最让人感慨的，还是交通和能源的沧桑巨变。2008年大雪那年，我远赴上海工作，绿皮车颠簸了近20个小时才抵达，一路艰辛至今难忘。而今，5条高速公路纵横交错，2条已运行的高铁线路穿境而过，规划

在建的第3条高铁直达上海仅需2个小时。家乡早已告别闭塞，一跃成为鄂东区域重要的交通枢纽。曾经遥不可及的远方，如今近在咫尺，游子归家，再也不用历经长途漫漫。

这片红色热土，一步步从电力紧缺之地，迈向绿色能源的新高地。田垄阡陌之间，山岗岭坡之上，成片的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蓝色板面与青山绿野相映，成为镶嵌在天地间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放眼望去，家乡的灯火愈发明亮，能源的底色也愈发清新。这般变迁，让我深深笃信，自己所投身的事，正与故土同频共进。

如今全球正迎来“三倍核能时代”，我所从事的清洁能源领域，也正步入重要的发展窗口。与朋友们闲聊时，我还常开玩笑说，以家乡如今的势头，说不定哪天，老区的土地上也矗立起核电装置，让国之重器与故园山水相逢。一句笑谈，藏着对家乡未来的无限憧憬。昔日点煤油灯的年月早已尘封，如今的家乡，正以绿色能源为笔，绘制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回望来路，食堂里画下的一个个圆圈，小屋里同炖的萝卜豆腐鲫鱼汤，电话里一句熟悉如初的声音，看似平常琐碎，却是守望一生、激励奋进的深情。而这片养育我们的热土，也在时代浪潮中焕然一新，从闭塞小城蜕变为交通枢纽、能源高地，旧时温情与当下盛景相得益彰，让人既念过往，更喜今朝。

一饭知冷暖，一友解悲欢，一乡愁绵长。人间至美，莫过于这般烟火情、知己心。最遥远的旅途，也不过是一张车票便可抵达的重逢。愿余生常归故里，承欢亲人膝下，相聚老友身旁。守初心，沐春光，平安顺遂，就是天地最好的馈赠。

感念过往，愿你我心怀暖阳，喜乐前行。（作者系盟盟上海市电业系统总支部盟盟）



▲书法作品 作者：徐亦暇

徐亦暇：国家一级美术师、盟盟上海美术工作者联合总支部委员会委员。该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 展讯

今年是中国近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盟盟盟员刘海粟先生诞辰130周年。站在百年美育的回望节点上，由盟盟上海市委等单位指导，刘海粟美术馆与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苏州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双峰并峙——刘海粟与颜文樾现代美术教育大展”3月16日在刘海粟美术馆开幕。展览设四大展厅，汇集绘画作品及珍贵文献近200件，以对比与融合的研究视角，系统展现两位先驱在中西艺术交融、美术教育体系革新中的开创性贡献。

展期：2026年3月17日至5月10日  
时间：周二至周日 9:00-17:00(16:30后停止入场)，周一闭馆(国家法定假日除外)  
地点：刘海粟美术馆(延安西路1609号)  
参观咨询：盟盟基层组织如需咨询参观事宜，可联系刘海粟美术馆盟盟徐老师接洽(联系电话：021-52318097)。

### 童话外的童话

今年是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教育家、盟盟盟员陈伯吹先生诞辰120周年。3月30日，由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专业委员会、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主办，盟盟市委文宣委、盟盟宝山区委支持的“童话外的童话——陈伯吹 New Edge: 文学、绘本、设计展”正式开幕。展览以“传承与创新”为内核，除展出陈伯吹先生珍贵手稿与首屆陈伯吹儿童文学插画与绘本奖获奖作品外，还设计了多个互动环节，让观众借助技术手段发挥创意，成为自己的“童话主人”。

展期：2026年3月30日至2027年4月2日(国定假期闭馆)  
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16:30停止入场)  
地点：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特展厅(上海市逸仙路3000号3号楼3楼)  
咨询电话：021-61170128、56465990

## 文博添彩

▲睡翁壶

人称“江南壶怪”的海派紫砂艺术大师许四海，早年随母逃荒来沪，拾荒为生。后因他为人处世俱佳，终得众人相助。踏上社会不久，他先后就业参军、学艺拜师，收藏建博，一路顺遂。然而，成为行业翘楚的他却常常自谦为“艺术的‘拾荒人’和‘门外汉’”。可就是这个特别的“门外汉”，却谱写了中国紫砂“文人壶”史上的一段传奇。

外表貌似木讷、内心聪慧、手艺精湛的大师终日沉浸在“吾壶四海”中，虚怀广纳，转益多师，融会贯通，别出机杼，将壶艺与书画、篆刻、雕塑等艺术形式杂糅相融，创制出的紫砂壶极具人文情怀和艺术气息。他的经典之作主要有“束柴三友”“睡翁”“如意三足鼎”“六方竹段”“海春”“啸天”等。这些独树一帜、气韵生动、格调不凡、卓尔超群的“文人壶”一经问世，便成为众多爱好者争相相赠的宝物。我就收藏了一把友人相赠的“睡翁壶”。

1984年，许大师自砸“铁饭碗”，办妥了留职停薪手续后，赴宜兴紫砂二厂当厂长助理。一次在返沪的夜行长途汽车上，因看见一老农怀抱扁担，趴在前椅上酣睡而灵感乍现，激起了创作冲动。他一改传统紫砂壶制法，拍打手桶成型之法，利用早年在部队里从事文化工作时曾学到的雕塑手艺，妙手埴埴，精心捏塑，创制出了一把构思新颖、风格独特、刻画传神的创新之作。此壶底径10厘米，宽13厘米，高10厘米，由山优优质的原矿底槽清而制，泥料质地纯净细腻，泥色褐黄，一经冲泡即呈棕红色，精光内蕴，古朴温润。许大师在壶上留下了“许体”题刻“思源 云峰敬赠 四海书 庚辰十一月二十九日”字样，壶底和盖内分别钤有阳文方章：吴兰君和四海监制。显然，这是一把由大师弟子吴兰君捏制、四海监制的作品。据悉，作为海派紫砂非遗项目传承人，许大师言传身教，薪火相传，先后培养出一批德艺双馨的紫砂艺术家，如邓庭毅、吴兰君、夏海林、黄顺法、范年丰、饶菊华、陶正华等。

睡翁壶壶形为坐姿的老翁，壶身浑厚敦实，老翁神态安详，睡容恬静。只见浓眉苍鬓，光顶闭目的他头枕臂弯，左倚拐杖(壶流)，右临货担(壶把)，壶口置于宽厚的肩背部，以包袱结为壶的嵌盖，与垂挂的衣袍相配，浑然一体，如塑似雕，异常传神。此壶适度变形夸张而颇具生活气息，线条自然流畅且不失起伏与细腻，虚实相生，小巧玲珑，神完气足。盈握品茗时，仿佛能听到翁翁发出的阵阵鼾声，体味其睡梦中的甜蜜苦辣。显然这是一把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人壶”，其精髓在于它既见证了大师艺术上的厚积薄发和创新求变的历程，同时也饱含着大师感悟人生艰辛、怜悯劳动者的似水柔情。陶刻“思源”二字更能感受其“拾荒人”“门外汉”饮水思源、知恩图报的嘉德善行。

宋代大诗人陆游有诗吟道：粥香可爱贫方觉，睡味无穷老始知。一个以茶为怀，以壶为怀，不忘来路，自谦为“门外汉”的艺术家，其精心创制的“文人壶”所散发的艺术特质和审美情趣因岁月积淀而历久弥新。

(作者系盟盟长宁区委员会盟盟)

# 「门外汉」的「文人壶」

●长宁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原副主任 蔡一宁

## 海上评谈

# 真正的冲突是数据理性与生命感性的碰撞

●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 殷无为

作为国产赛车题材的标杆IP，《飞驰人生》系列始终以独特的“韩式幽默”与对小人物追梦故事的细腻刻画，在观众心中占据一席之地。

春节档的《飞驰人生3》在前两部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赛车世界的维度，将科技元素与赛车运动深度绑定，无疑为系列注入了新的可能性。

影片最突出的亮点依旧是顶级的赛车场面呈现，高速飙车的紧张感、弯道对决的刺激感，搭配细腻的镜头语言与震撼的听觉效果，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沉浸式感受了赛车运动的热血与魅力。同时，影片的人物塑造鲜活立体，无论是张弛的热爱执着还是伙伴间的并肩同行，都刻画得细腻动人。值得一提的是，叶经理的再次上岗，4人合唱《光辉岁月》的场景，不仅与第一部《飞驰人生》首尾呼应，瞬间将观众拉回系列最初的感动，实现了喜剧张力与情感表达的统一。

影片大胆引入智能辅助驾驶这一极具时代感的设定，打破了前两部的叙事局限，展现出IP寻求突破的勇气，这份创新尝试本身就值得肯定。整体而言，《飞驰人生3》节奏流畅、完成度高，是一部能满足大众娱乐需求、充满诚意的热血喜剧。在国产续作中堪称优质之作。当然，倘若带着更高的期待审视这部作品，它在符号隐喻分寸、主题深度挖掘两个层面，仍有可提升的空间。当然，上述的问题对于本部佳作而言算不上遗憾，更像是一份未被充分兑现的潜力。

影片里，有关行业权力结构和现实符号的展现，是一处颇具巧思可进一步雕琢的地方。观众从开篇便得以窥见熟悉的人情社会图景：陪领导打球，再叠加上中宇头冠名的“中速天梯”、国家队等设定，这些词汇在现实

语境里实际是有着一定的指向意义。但要是在此基础上，再叠加圈子文化、资源倾斜、潜规则的名额分配等行业不良现象，就很容易把一些带有特定现实意义的标签跟行业内的真实生态进行关联。

“国家队”象征着专业和责任，“大局观”是集体决策中的重要准则，中宇头企业更是行业稳定的关键支撑。尽管影片中部分用词做过解释，但当这些正面语言符号被用在衬托正派而发生的反行为中时，仍然可能引发观众的误解。

影片中，车队经理百强曾以“大局观”为借口，对张弛车队加以限制和区别对待，构建起“强势方”与“弱势追梦方”的鲜明对立。这种叙事处理高效且契合商业片的表达逻辑，能迅速吸引观众注意力，然而诸如如此的词汇用于商业赛车的竞争场景时却显得稍显违和，若能优化表达方式，也许能更好地避免误解，让矛盾更聚焦于“行业规则的完善”。

如果说上述的可提升之处在于语言符号隐喻的分寸感，那么另一处值得探讨的地方，便是核心创意——智能辅助驾驶的潜力未能被充分挖掘。智能辅助驾驶无疑是《飞驰人生3》最亮眼的创新点，也是它与前两部拉开差距的关键所在。AI驾驶、数据决策、智能辅助，这些并非遥远的科幻概念，而是当下汽车行业、体育竞技乃至多个职业都在面临的真实变革。当AI可以精准计算刹车点、走线角度、入弯速度、油耗占比，甚至比人类更稳定、更少失误，那么“车手”这个职业的意义是什么？“热爱”到底能不能被数据替代？经验、直觉、勇气、人车合一的感觉，在算法面前还有价值吗？

这是一个足以引发整个电影深度的灵魂命题，也是最能引发当代人共鸣的核心痛点。成片里，AI系统更多扮演了一个功能性道具

的角色，未能成为贯穿始终的核心矛盾。影片没有深入展现AI对赛车行业的全面影响；没有呈现AI如何改变车手的生存状态；没有展现传统车队面对技术变革的挣扎，也没有深入探讨“人与技术”的核心博弈。观众看到的，依旧是熟悉的叙事配方：资源不公、名额限制、针对性阻碍，矛盾核心依然停留在“人与人的摩擦”，而非“人与科技变革的碰撞”。

换句话说，影片的矛盾依旧是外部阻碍，而非人物内在的精神困境。如果《飞驰人生3》讲述的不是“坏人拦着我追梦”，而是“技术来了，我该如何坚守自身价值”，会不会是一个更有时代感、更有深度、也更能戳中人心的故事呢？

事实上，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技术的冲击、效率的碾压，都在思考“人类独有的特质，到底有多少不可替代性”。车手面对AI，和教师面对AI、医生面对AI、工人面对自动化、设计师面对生成式工具，本质是同一个问题：人类独有的东西，那些所谓的经验、热爱与直觉，到底值多少钱？这正是当代人共同的焦虑与困惑。

影片显然已经触碰到了这个深刻的命题，但没能进一步深挖下去。它没有让AI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对手”，没有让张弛面临“再努力也跑不过代码”的绝望，也没有让年轻车手们在“相信系统”与“相信自己”之间产生深刻的内心挣扎。智能辅助更多是在关键时刻露一手，而不是从头到尾压迫着所有车手生存空间的冲突点。

如此一来，整部电影冲突因延续前两部的行业内部对抗模式，在第三部中就显得重复且单薄了，也浪费了“AI+赛车”这个极具时代特性的绝佳创意。笔者更希望能看到故事的矛盾核心从“人对人的阻碍”转向“理念与理念的对抗”。当人与科技在赛道上展开

正面交锋，究竟是冰冷的算法更能掌控赛道上的每一寸弧度，还是人类的热血与勇气更能突破物理的极限？

也许AI可以通过百万次模拟计算出最优刹车点和过弯角度，将每一个动作都打磨成“标准答案”，但张弛在生死瞬间凭借肌肉记忆做出的微调、在雨战中根据轮胎抓地力变化临时改变的走线，这些源于数十年赛场经验的“不完美”决策，恰恰可能成为打破AI精密逻辑的变数。又或者，车手李伦在训练中依赖AI给出的“安全速度”，却在实战中目睹张弛“非理性”的孤注一掷，能否让他重新审视系统数据之外的可能性？

当安部长团队宣称“赛车赛的是车”的时候，张弛们则用布满老茧的双手紧握着方向盘，用心脏的跳动去感受赛道的呼吸——这种“数据理性”与“生命感性”的激烈碰撞，难道不比单纯的名次争夺更具张力？不比浅尝辄止的情怀贩卖更能叩响这个时代关于“人与科技如何共存”的深层思考？AI做不到，因为它没有“经历”；数据做不到，因为它没有“热爱”。科技可以赋予我们速度，但决定赛车灵魂的，永远是人。

最后，回到《飞驰人生3》本身。它依旧是春节档里值得一看的热血喜剧，足够真诚、足够完整，足够让观众在影院里跟着紧张、跟着笑、跟着感动，足够点燃观众心中的热血。只是作为一部手握绝佳创意的国产赛车大IP，笔者更希望它能冲破“情怀续作”的桎梏，从春节档合家欢跃升为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

如果还有续作，不妨进一步更有高度和深度，更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的飞驰故事。（作者系盟盟上海戏剧学院委员会盟盟，文章首发于2026年2月25日《文汇报》文艺评论）